



• 骆驼丛书

# 纸壁斋續集

荒 芜 • 著

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

紙壁齋續集

荒  
蕪・著

1822

# 纸壁斋续集

荒 芃 著

责任编辑：朱 正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印张：3·75 插页：3 字数：58,000

印数：——

ISBN7—217—00010—6/I·6

统一书号：10109·2081 定价：0.80 元

新书目：86—19

D645/10

这里选了三近百首诗，什九都是近几年所作。大致分为四组。第一组是《长安杂咏》。我住在北京，北京是人文荟萃之区，耳闻目睹的事，很多都与北京有关。第二组叫《鳞爪录》。我家里很有几种海外朋友寄赠的报刊，闲来翻翻，不免碰到一些天南地北、上至星空、下及黄泉的奇闻趣事，这些东鳞西爪都成了我的打油材料。第三组是送往迎来，红白喜事、与诸亲好友酬唱之作，名之曰《赠答集》。第四，我有不少画家朋友，他们知道我好写打油诗，往往把他们的得意之作寄给我配诗，久而久之，便自成一集，我把它叫做《题画集》。

我想从中挑出几首来，说明一下当时写作的想法。

题画虽小道，其中甘苦也一言难尽。去年冬天，画家李世南带来他的《街头所见》图，要我配诗。画的是一位三十来岁的中年人，蓬头垢面，

身披一件军大衣，而更为可怕的则是两眼中颓唐与冷漠的目光。它使我想起，几年以前，我译过的聂华苓的爱人、美国诗人安格尔写的、题名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首短诗来。那首诗只有四句：

我拾起一块石头，  
我听见一个声音在里面吼。  
“不要惹我，  
让我在这里躲一躲。”

我认为那是一首杰作，因为它形象地刻划了“文化大革命”在人们心理上留下的恐怖。《街头所见》图也是一幅杰作，异曲同工。画家形象地画出了文革的一个牺牲品，用一个人表现了一个时代。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和理解，很快我就给它配了一首长歌。今年夏初，世南兄又寄了一幅《竹林七贤图》来。我参考了《晋书》、《世说新语》上的所有有关七贤的记载，甚至连《文物》上的关于七贤的出土材料都读了，仍然觉得无从下笔。如果根据人所共知的材料，人云亦云地再重说一遍，那又有什么意思呢？经过长时期的思考，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通过一场梦，我让他们七位老兄统统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并让他们个个受到了考验。这样古今一结合，便收到了古为今用之效。写好后，我寄给了老朋友新诗人苏金伞，他回信说：“长歌写得慷慨激切，借古讽今，令人

感叹。但总觉有点油气，盖亦讽刺诗之必然耳。”

对于传统的格律诗，我并不像有些人那么悲观，认为是回光反照、强弩之末。但是我也觉得老调子不能再唱下去，必须闯出一条新路来。我的办法是：在形式上，放宽声韵，多用长短句的歌行体，多用口语乃至外来语；在内容上，密切结合现实，广开诗路，扩大题材范围，少谈点风花雪月，多关心点世道人心，尤其要独创新意，言人之所不能言与不敢言。七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常与沈从文先生来往。那时他的居住条件特别差。老两口各有一间屋，因为不在一处，又太小，却只好作牛郎织女。那时他正以全力编写他那部大书《中国历代服饰研究》，屋里床上、椅子上，乃至地面上都摊着参考图书。客人来了，简直无插脚之处。我看了很难受，写了五首诗送他，诗里稍稍提到他的辛劳艰苦之状。后来，那五首诗先后在上海《文汇报》、香港《文汇报》和纽约出版的《华侨日报》上发表了，引起了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注意。他们把他从故宫博物院调到社科院的历史研究所，分配了两名助手给他，并让他们老两口暂时住到友谊宾馆里，把那本大书编写完，最后还在社科院的宿舍里分给了他们一套两间半居室的房子，结束了他们长期以来的牛郎织女状态。作协代表大会前夕我看他，他的老

伴告诉我，他得了半身不遂，加上脑供血不足，时常眩晕，严重时并且呕吐，进了中日友好医院。后来我又听说，当他病重时，他的老伴想叫他们的两位公子轮流去陪夜，因为房子太小，住不下，也办不到。我也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据我所知，我们所的一位总务科长就有两套房子，一套自己住，一套子女住，不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比沈老的好得多，为什么独独对于沈老，一个国际知名的老作家、老学者、老专家却那么苛刻，实在叫人百思不解。静夜无寐，我把七年前写的那五首诗，又翻出来，重读一遍，再加上近年来的一些新材料，写了一篇诗话，寄给了《团结报》和安徽的《文学》。诗话发表后，郑州出版的《散文选刊》又加以转载。反响似乎很好，一位热心的读者来信说，他把该文剪了一份，寄给了中央领导同志。上星期，沈老的老伴告诉我，由于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出面过问，他们的房子问题不久可望得到解决。当然，我还不会那么狂妄，认为我的一篇小文，几首小诗能解决什么问题，不过如果它在解决问题上毕竟起了一星半点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今年五月初，我有幸参加黄鹤楼笔会，还游览了长江两岸的名胜古迹。我爬上了白帝城，在白帝庙里瞻仰了由一群塑像组成的刘玄德托孤的

戏剧场面。我忽然觉得，时代虽然前进了一千七百多年，而环顾当今的世界，托孤的戏还在上演，像阿斗那样的角色，还大有人在。触景生情，我口占了一首小诗：

托孤好戏正开锣，老调新腔竟揣摩。

举世惊看三阿斗，长才诸葛又如何。

一位搞评论的朋友从旁听见了，送我八个字的评语：“因小见大，言近旨远。”这个好评，我不敢当。说老实话，诗里说的三阿斗，只不过举其最显明昭著，彰彰在人耳目者言之。当今世界上的阿斗，绝不止三个。如果把各级岗位上的二号的、三号的阿斗都算上，其数奚止千万！

为了开拓诗路，国际新闻常常成为我取材的一个来源。去年合众国际社有一条电讯说：“美国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点八。美国政府说，已经有一百八十万工人放弃了找工作的希望。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布伦纳的研究报告说，失业率上升百分之一，自杀率就上升百分之四点一，杀人率上升百分之五点七，进入精神病院率上升百分之四点二。”我们没有失业者，我们只有待业者。因此，我常想，创造“待业”一词的人实在是个天才，实在应该得到创造发明奖。你看他只用一个字就阐明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为此我写了一首歌颂他的诗：

失业洲洲有，何如“待”业新？

发明一个字，顿觉四时春！

不料这首诗给一位有名的文艺评论家看见了，他对我说：“你这首讽刺诗写得很有意思。”

“我写的是一首歌颂诗，你怎么把它叫作讽刺诗了呢？”我赶紧声明。

“听我把话说完嘛，”他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凡是好的诗，它本身往往包含着互相对立的双重性，所以歌颂诗同时含有讽刺意味，并不奇怪。”

“那么，照你说，反过来，好的讽刺诗也会含有歌颂的意味了？”

“当然，”他肯定地说。

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认为，任何一本书的作者自序，实际上都是广告，都多多少少带点王婆卖瓜的味道，我这篇也不例外。不过，我要事先声明，我卖的这些瓜，不一定都甜，其中也有一些酸的、苦的，甚至还有谬种，是带点辣味儿的。我们的出版印刷期有时也长得惊人，但愿待到明年的瓜期，这些酸、甜、苦、辣的瓜都能上市，供大家品尝。



荒蕪

江行坐廬山二年

無限風光在險峰。朝雲暮雨古今同。  
人心更比廬山險。試向峰頭小老翁。

面目何曾識得清。東坡妙語太天然。

真他特論詮。當年夢。端賴山中

老樹精曰。

曰：東坡咏廬山名句：「不認廬

山真面目，只緣身在廬山中。」

荒羌一念六悲。

作者手迹

# 目 录

## (甲) 长安杂咏

- 感怀十首 (1) 伐木六首 (5) 读史十首 (7) 杂感七首 (10) 癸亥杂诗五首 (12)  
文苑小景六首 (13) 作协大会花絮九首 (14)  
长安杂诗五首 (17) 牛年抒怀四首 (17)  
北京肺 (18) 破四旧 (19) 永定河 (22)  
绿化 (22) 北京的衣食住行 (23) 愚公精神 (25)  
发明家 (26) 新华陀 (27) 游园惊梦 (27)  
金台怀古 (28) 论诗 (28) 附:说诗存照 (29)  
感事 (35) 听歌 (35) 观舞 (35)  
沉重的翅膀 (35) 迁居天坛 (36) 丙寅岁首  
感事二首 (36)

## (乙) 赠答集

- 茅公八秩大庆 (37) 赠沈从文先生 (38) 哀  
念刘少奇同志 (44) 赠张学良将军五首 (44)  
读《回忆潘汉年》有感 (46) 读沈祖棻《涉江诗词稿》 (47) 赠吴世昌同志 (47) 读《芙蓉镇》赠  
古华同志 (48) 赠常任侠同志 (48) 大连棒  
棰岛赠赵范同志 (48) 大连棒棰岛赠王滋源同

志(49) 祖慈、吕剑、荻帆各赠新著，书此致  
谢(49) 赠彭子冈同志(49) 赠曹辛之同  
志(50) 赠张维冷同志(50) 赠台湾某教授(50)  
高莽兄为拙译《远离家乡》一书作者、牙买  
加黑人诗人麦凯画像，书此致谢(51) 赠李晴同  
志(51) 赠叶麟鎏同志(51) 致岭南友人(52)  
题吴蕤《牧豕诗卷》(52) 为五龄小友讲  
叶公好龙故事，小友画不倒翁一幅相赠(52)  
高莽兄来舍画像，书此自嘲(52) 祝爱泼斯坦同  
志七十大寿(53) 江汉纪游有赠十二首：“扬子  
江”号上和苏金伞同志《七十自嘲》(54) “扬子  
江”号上戏答邹荻帆同志(54) 遥寄程千帆同志(54)  
汉阳公园赠冯宗璞同志(54) 武昌东湖赠  
屈原(55) 神女峰赠神女(55) 黄鹤楼赠曹  
孟德(55) 白帝城永安宫赠刘玄德(55)  
昭君村赠昭君(55) 宋玉宅赠庾信(56) 葛  
洲坝赠诸水族(56) 苗子兄惠赠打油诗二首却寄  
兼呈宪益、丁聪两兄(56) 附：打油二首(黄苗  
子)(57) 题萧乾兄画像(57) 送童孙欣欣  
赴美(58) 嘲老友胡大壮(58) 自嘲(59)  
儿童节前，忽膺《随笔》散文奖，有作(59)  
挽汪慰林同志(60) 挽朱海观同志(61) 赠  
自己(62) 附：说诗存照(62) 附：读诗小  
札(俞平伯)(70)

### (丙) 鳞爪录

为《黑龙江日报》改刊卅周年而作(71) 为《列车  
之声》创刊号作(71) 分身术(72) 北戴河(72)  
孟姜女庙(73) 观渤海(73) 黄鹤楼杂  
咏七首(73) 武昌东湖(75) 少林寺(75)

- 登八公山访淮王丹井 (76)      过杭州岳坟 (76)  
洛阳龙门访白香山墓 (76)      羊城杂咏七首 (77)  
越王台 (79)      白鹅潭 (79)      惠州西湖旅次, 夜  
读《苏东坡在惠州》 (79)      惠州吊朝云墓 (81)  
罗浮山村 (81)      特区 (82)      “护仓”颂 (82)  
    狼狗看家 (82)      新时代的殷洪乔 (82)  
昭君和番 (83)      交学费 (83)      新闻不新 (84)  
    吸血虫 (84)      水霸谣 (86)      虎头山怀  
古 (86)      七〇四工程 (88)      为白骨精画像 (89)  
    代答客问 (90)      附: 几首写江青的诗 (林  
抒) (90)

## (丁) 海外杂谈

- 伽利略 (93)      吹牛大王 (93)      自杀胜地 (94)  
家庭罢工 (95)      报告费 (95)      花捐 (96)  
义务扫街 (96)      特殊商品 (97)      笼中鸟 (97)  
风流罪 (98)      志愿生病 (98)      读印度钱  
达尔《一头驴子的自述》 (99)      人口贩子 (100)  
老子英雄儿狗熊 (101)      阿格纽罢官 (101)  
顺手牵羊 (102)      巴西狂欢节 (102)  
霸王食堂 (103)      绝育奖金 (103)      撒切尔妻  
贵夫荣 (104)      盖棺未定论 (105)      人工心  
脏 (105)      抽血 (106)      船民 (106)  
空葬 (107)      语妙天下 (107)      核废料歌 (108)  
题《世界漫画选》 (110)

## (甲) 长安杂咏

### 感怀十首

平生浪迹类飘蓬，七十今成一老翁。早岁探珠浮海角，中年垦殖下关东。吟诗我竟同杨朴①，乞火人谁似蒯通②。杖策来寻坛畔路，晚晴偏爱夕阳红。

①《东坡志林》：真宗东封，访天下隐士，得杞人杨朴。上问曰：“卿临行有人赠诗否？”朴对曰：“臣妻一首云：‘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

②《汉书·蒯通传》：客谓通曰：“先生知梁王、东郭先生，世俗之所不及，何不进之于相国乎？”通曰：“臣之里妇，与里之诸母相善也。里妇夜亡肉，姑以为盗，怒而逐之。妇晨去，过所善诸母，语以事而谢之。里母曰：‘汝安行？我今令而家追汝矣。’即束缊请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争斗相杀，请火治之。’亡妇家遽追呼其妇。故里母非谈说之士也，束缊乞火非还妇之道也。然事有适可，理有相感，臣请乞火于曹相国。”

## 其二

袱被一肩塞上回，生还亲友共惊猜。图书典尽余空椟，文字烧残剩劫灰。人在不愁时进退，心宽且与世徘徊。最怜稚女牵娘手，怯问客从何处来。

## 其三

夜来梦到北山西，欲说北山梦转迷。伐木寒宵人喘月，凿冰鸟道命如鸡。三年边塞悲猿鹤，十载青春付土泥。束带折腰还自笑，惩羹哆口尚吹齑。

## 其四

不写风花雪月辞，苍生霖雨系相思。欲将一管狼毫笔，直指千秋鬼魅祠。卖稿但期言路广，买蔬渐觉客囊亏。何当平准书成后，会见弘羊大有为①。

①桑弘羊为汉武帝时理财专家，主张平准均输。  
通天下财货。

## 其五

十年惊看海扬尘，一夕春风满上京。贵士早平冤假案，尊农丰产万黄金。青精饭熟天年永，海国宾来倒屣迎。昨日都门传喜讯，总戎新选上将军。

## 其 六

斗室犹堪奉老亲，立锥有地未全贫。悬梁儿唱摇篮曲，设帐妻成隔幕人。入座客来无上下，举炊火绝尽烟尘。长安大宅知多少，未必墙高便庇身①。

①江青昔日公馆，因端王府旧址改建而成。占地百余亩，楼台亭阁，围以高墙。附近居民即“高墙”呼之。现已改为少年宫，功德无量，大快人心。

## 其 七

译得洋诗近万行，惠公《草叶》伴行囊①。吟安两节愁天短，写罢全篇喜夜长。《芦笛》一支情切切，《鼓声》千叠意洋洋②。谁知一把燔书火，烧剩蝇头稿几张③？

①惠特曼的《草叶集》。

②《芦笛集》和《鼓声集》都是《草叶集》的分集，前者多为爱情诗，后者多为战争诗。

③译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烧。

## 其 八

一九五九年春末归自完达山，奉命往四合村助修水利。村民悉为朝鲜族，得订交于斯善哲君。朝鲜族勤劳、勇敢、好客，以善种水稻出名。割稻之快，叹为观止。用短柄弯镰，蹲身回旋前进，片刻能割三分地。又善于安排生活，置厨房于地下室，坐居室于